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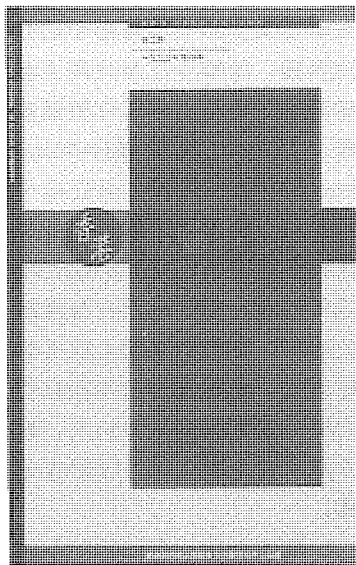
三邊互動

94年乍到，熱心朋友來信稱，93年下半年以來，大陸有多個民間性質的刊物和基金會創辦，民間學術文化事業又呈復興之態。

這裏，要向讀者報告的是，在香港繼本刊（創刊於1990年10月）之後，93年春季又有高層次、綜合性學術刊物《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半年刊）創刊。該刊編委會由海峽兩岸、香港及海外33位學者組成，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鄭宇碩教授出任總編輯，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出版。

本刊祝願同類中文學術文化期刊，辦出各自特色，共同促進中國文化的建設。

——編者



活躍背後的危機

新年好！最近幾個月連續北上南下開了幾個會，感受頗多。儘管知識分子大叫人文學科危機，但是93年下半年新創刊的民間性學術、文化思想類雜誌之多，簡直數不勝數。除了已經有影響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學人》、《中國文化》之外，又有《原學》、《東方》、《上海文化》、《現代與傳統》、《精品》等等新近出刊，北京三聯更是準備一舉推出《生活》、《新知》、《先鋒》、《愛樂》等雜誌系列。此外，各種全國性、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也接連不斷，而多個民間學術基金會也正在籌備之中。這些雜誌、會議和基金會的資源不再來自體制內部，而是海外基金會或南方的大企業。這大概是大陸人文學術克服危機的一種最好的出路吧。與88年相似，如今稍有名氣的文人學者又被接踵而至的約稿包圍。有人斷言94年大陸文化界將重新活躍，這當然很好。不過在这一切「活躍」的背後，我感到依然存在着一種危機，這就是好的作者仍然不多。真正的活躍必須建立在思想的突破之上，否則還是像過去那樣是一種瞎折騰。對此我不敢抱太大的奢

望，只有謹慎的樂觀。

許紀霖 上海

93.12.27

對19期亨廷頓一組「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仍有不少反應。

——編者

我不同意金觀濤的看法

《二十一世紀》93年10月號破例刊登亨廷頓教授長文〈文明的衝突？〉，讀後觸發許多感想。再讀金觀濤、劉小楓二先生回應之文，雖同意二先生對亨氏西方霸權心態之批評，但覺文中未對亨氏文明衝突觀點之正確部分予以正面肯定。

亨氏大文確有真知灼見，亨氏關於文明衝突的觀點，決不因亨氏維護西方的霸權利益而喪失其價值。金觀濤先生只強調文明的相融而避談文明的衝突，劉小楓先生只強調利益的衝突而諱言文明的衝突，這是否可以說在他們的意識深處認為只有某種文明具有合理存在的價值，而非所有文明皆具合理存在的價值？

金觀濤否定亨廷頓關於二十世紀意識形態衝突是西方文明內部衝突的觀點，認為俄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演變出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與西方對立，同東正教拜占庭文化傳統有關，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模式的現代變種。但依我看來，亨廷頓教授是正確的，金

觀濤先生是錯誤的。眾所周知，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與俄國東正教的傳統完全背離，俄國東正教精神是一種仁愛忍辱的道德宗教精神，而非殘酷恐怖的世俗極權精神。至於毛澤東思想，在根源處仍是以馬列主義為歸依，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的一直是「四項基本原則」，而非任何中國傳統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模式。中國的新儒家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長期爭論，即說明文明的衝突即使在冷戰壓倒一切的時代也未曾中斷。

我也不同意亨氏「文明衝突必然是武裝衝突」這一論斷。在這一部分，亨氏簡直把儒家看為今後世界武裝衝突的罪魁禍首，因而呼籲西方將儒家作為重點防範對象。亨廷頓教授對儒教文明深懷杞人憂天式的恐懼是沒有必要的。儒教文明非但不是國際武裝衝突的禍根，恰恰是弭息國際武裝衝突的法寶。如果儒教文明會有復興再盛之日，事實將會證明吾言不虛。

蔣慶 深圳
1993.12

西方強者心態似乎受到損害

讀了第19期「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專欄文章，我的心情很不平靜。中西文化的激烈衝突開始於上個世紀中期，在長達一百多年的近代社會中，中國人都以一種異常的心態面對這場衝突。如今中國

人開始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能以一種較為正常、健康的心理處理中西關係了。但另一方面，西方人在「西方中心主義」受到挑戰之時，強者的心理似乎也受到了損害。西方文化正在從世界文化變成一種民族文化，也許西方知識分子很難適應這種文化滑坡的新形勢。

歐陽哲生 北京
93.12

潛伏着倒退傾向的思潮

最近在《二十一世紀》上看到陳方正先生〈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大作，很受啟發，正好我近日也在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大陸民族主義盛行，而且由官方直接提倡，它與大陸當前新的國學熱共同形成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強大勢頭。我認為，這官方、民間、國際、國內共同形成的思潮，隱伏着危險的倒退。

讀者 北京
93.12.15

解決亨氏的「文明衝突」並不難

19期剛收到。亨廷頓的文章則早已讀過。他一方面講很多價值是純西方的，與別文明中心價值不一樣：一方面又對西方試圖強加這些價值於他人的作法不作任何檢討。這就是他所謂「文明之衝突」的根源。解決他的「衝突」並不難，只要西方不將自己之價值系統霸權強加於人，便會相安無事。因為別文明並不曾試圖將自己的價值系統硬塞給西方。這種分析簡單則簡單，但與複雜的實際情況相去太遠。

只有大家才敢作這樣的斷言，如若無名之輩說同樣的話，編輯早打回去了。

讀者 紐黑文(美國)
93.12.10

有感於劉康、謝泳文章

10月中，朋友從紐約送我兩本《二十一世紀》，閱後感慨良久，中國知識分子終於有了一份從理性角度來探索中國未來前途的刊物，你們在做一項值得讚嘆的工作。

讀第19期劉康先生文章，擊案叫之：「Bravo！」特別是他對西方漢學學術傳統和模式的挑戰、批判態度。作為一個研究大眾傳播的大陸海外學人，我對西方的漢學研究，有與劉先生相似的看法。

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媒介研究領域佔主導地位的理論體系(paradigm)，對蘇聯模式的一黨制度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帶有不可掩飾的偏見。這種理論體系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靠政治強權來維持，是政治的附屬品，是明顯的謊言而不是文化現象。因而西方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重點是在研究文學和大眾傳播中的政治內涵，而較少注意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是一個文化符號系統，具有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性質。由於迄今為止西方漢學界的學者多數來自共產黨接管以後的中國大陸以外地區，囿於他們自身經歷的限制，他們對中國大陸文化的看法，會與我們這些在紅色大陸土生土長幾十年的人，對中國共產主義文化的理解有差異。

毫不否認，自1949年中共

掌握大陸政權以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文化的主導地位在很大方面是靠政治強權來支持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1949年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取勝也是當時中國大眾，特別是文化人的選擇結果。第19期謝泳對《觀察》撰稿人命運的研究，為上述觀點作了有說服力的註腳。在謝泳表上的79人中，約80%在49年時選擇留在大陸，表上的人都是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精英」。這其中絕大多數選擇留在大陸，起碼證明他們對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勝沒有恐懼、不反感。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決不僅僅是政治統治，它們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個文化符號系統，一種語言的霸權(hegemony)。我們面臨的一項工作就是揭示這種文化現象

對中國當代社會的語言控制，從而才有可能充分認識中國當代社會。

吳玫 蒙特利爾(加拿大)
93.11.29

對《〈觀察〉撰稿人的命運》的補正

該文簡表吳世昌一欄中的姓名、生卒年、畢業大學等是正確的，其他幾項則有重大錯誤，現更正如下：

吳世昌是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人(不是靜海人)，畢業於燕京大學的英語系，並入該校研究生部為研究生(中國古典文學)，得碩士學位；後為北平歷史研究所研究人員。抗戰時在西北聯大任副教授，隨後暫遷昆明的廣州中山大學聘他為正教授；又在重慶國立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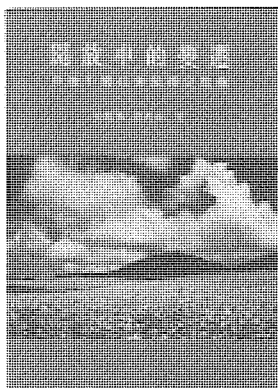
大學任教授，抗戰勝利中央大學遷返南京後仍蟬聯。

世昌於1947年冬應邀前往英國牛津大學當高級講師，於1962年歸中國，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研究員。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不是社會學)，造詣甚高，尤精於「紅學」。

世昌早年並沒有「留學」(留學生)，他到外國是去當教師的：「1949年去向」根本不在大陸，而是在英國。

我是吳世昌的堂弟，關於世昌的經歷又曾打電話向世昌的夫人(嚴伯昇)核實，所以是比較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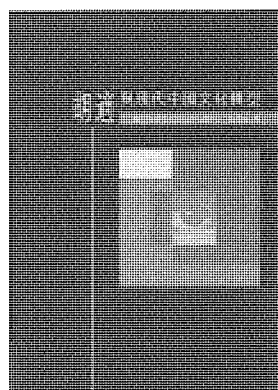
吳甲豐 北京
93.12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金觀濤 劉青峰 著

該書是《興盛與危機》的續篇，是作者探討1840—1956百多年間中國社會宏觀結構變遷的最新著作，觀點新穎，富挑戰性。

14.8 × 21 cm, 543頁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3年12月出版
定價 HK\$120/US\$18(香港及大陸以外地區請付美金)



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

該書是1991年胡適百年誕辰時舉行的「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共分為「胡適與思想文化論戰」、「胡適與現代知識分子命運」、「胡適的思想及其時代」和「胡適著述及文學觀」四個專題。

14 × 21 cm, 473頁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4年2月出版
定價 HK\$120/US\$18(香港及大陸以外地區請付美金)

香港以外地區另加郵費——

平郵 大陸：HK\$15； 台灣、澳門：US\$2； 其他：US\$4
空郵 大陸：HK\$47； 東南亞：US\$6； 其他：US\$8

歡迎郵購 請附劃線支票予「香港中文大學」
聯絡電話：(852) 609 6508

地址：香港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傳真：(852) 603 6692